

教师
月刊

2014.11

魏勇的教书生活



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需要把耳朵竖起来，并伸到教育圈外。

——魏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魏勇的教书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勇的教书生活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675-2342-5

I. ①魏… II. ①教… III. ①魏勇-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0706号

魏勇的教书生活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钱今言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7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11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342-5/G.7526
定价 12.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库切的现代主义“教育小说” _ 周勇
- 010 柔美的教育 _ 朱永通
- 013 教师的教育意义赋予能力 _ 叶菊艳

封面 >

- 016 魏勇的教书生活

名家 >

- 042 朱学东 培植抗衡人性之恶的力量 _ 林茶居

现场 >

- 069 **记事** 永师杂忆 _ 陈心想
“用面粉洗碗，好！” _ 刘慧玲
- 075 **对话** 李奇勇 寻找“教育新常态” _ 林茶居 郭雪丽
- 085 **吴非说** 这恰恰是你需要了解的常态课
- 087 **朱永新答** 业余预言未来——答周辉老师问

话题 >

- 089 **难忘的师生缘：我的老师**
改变我命运的人 _ 张国东
那一碗酒 _ 吴金昌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_ 冯华荣
你带我看过的海 _ 刘剑华

阅读 >

- 099 叶开 语文是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 _ 陈俊一

人文 >

- 106 教育随想二题 _ 周春梅

视窗 >

- 049 **校园**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054 **答问** _ 徐华 _ 陈六一
058 **报道** 河南省濮阳县：过一个美好的“教育阅读节”
060 **大夏** 怎样教语文
062 **推荐** 教师给教师推荐的文学杂志
064 **广告** 欢迎订阅2015年《教师博览》

魏勇的教书生活



如何不偏于一端

文_林茶居

回头看自己过去二三十年的阅读史，几乎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同时又是硬着头皮接受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历史。就个人的印象说，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这些“新”主要出自哲学、文学、诗歌、美术诸领域；而整个1990年代，主要出自政治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领域；21世纪后，则主要出自教育领域尤其课程与教学方面。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一方面的原因是，缘于社会发展的波澜起伏，中国在不同阶段对外来文化的引进有不同的侧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关注点的转移和拓展。

这么多全新话语的集中涌现，难免带来思想、认知及价值观的混乱，这是文化常态，也是文化不断发展、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对于这各式各样的“新”，大众媒体从来没少冷嘲热讽，认为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其最“有力”且最“有利”的理由是：真正的高论，总是深入浅出的。

不能否认，在文化引进、译介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信息衰减、意义偏移、价值错位等问题，甚至有一些译著，聱牙佶屈，错漏百出，所以落人口实。但也必须明白，那些原创性的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理念和思想体系，往往无法完全以现成的语言和流行的句式来描述与表达，如此也就难以“深入浅出”——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是这样的。

思想、文化的丰富与更新，往往启动于语言及话语模式的改变——这里的“改变”，当然是指走向开放与辽阔，而非折回专制与霸权。同样，我们认识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一般是从触摸一系列新的名词、概念、术语开始的——通过它们，我们得以进入其语境，爬梳其逻辑，体悟其命意，最终进入其堂奥。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除了是新词，也包含那些被重新命名的旧词。

从这个角度说，对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拒绝，实质上是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漠然与回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阅读教师写的文章，或参加一些教育论坛，不时会看到或听到有人对这种种“新”的鄙夷，末了一句“玩概念而已”加以否定。似乎，“教育理论没啥用”已成为一种共识。当一个人沉浸于技术太久并藉此赢获诸多现实利益及满足感的时候，他往往会忘记技术背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支撑、规约、调节的作用。进一步说，这种拒绝也源自心性的固化和精神的板结。

文化、思想本身自有其运行规律与路线。那些能够与现实问题咬合、与人们的实际需求对接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总会落地生根、抽枝长叶，转化为改造现实的营养和力量，服务于观念更新与社会进步（还有一些伟大的语词，早早蛰伏于未来，等着人类的探问与朝拜）。就教育而言，不是有很多外来的名词、概念、术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么——如文本、生成、建构、教育力、共同体、终身教育、多元智能、非智力因素、研究性学习、学习型学校等；还有那些被赋予了新意涵的常用语词，如课程、问题、对话、教学方式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意义范围，增强了笼罩能力和诠释能力。它们就像一滴滴奔跃的水珠，在水面上弹奏起一阵阵别样的波纹，让教育之潮春光潋潋。

当你熟练而准确地使用新的名词、概念、术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跳出了原先的思维局限，为自己的思考与言说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路径、框架、方法和工具。这是人的精神成长的标志和方式。经由这样不断丰富与更新的过程，人得以在自己的内心逐步培植能够相互抗衡的不同的力量，使生命充满足够的弹性与张力，从而进入那种可以纵横捭阖地进行自我教育的精神成年状态。我还不敢说，这么多年来，我正是沿着这样的精神进路在不断改善自身，但可以确认的是，我有这样的自省和目标感，懂得时时提醒自己，不拘囿于一孔之见，一时之见，一地之见。

看人论事偏于一端，如果说不是历史惯习的话，至少是一种时代病。与之相互造就的恶症是：敌人感太强，说话充满杀气。“敌人，就是想法不一样的人。”这个据传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口号，竟在多年以后成了现时代的一个注脚。在我看来，一个缺乏思想更新能力、无力激荡各种想法的人，往往不知或不懂尊重“想法不一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有适宜的土壤和机会，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固执于封闭的自我一端的“精神纳粹”。

专栏 >

- 006 库切的现代主义“教育小说” _ 周勇
- 010 柔美的教育 _ 朱永通
- 013 教师的教育意义赋予能力 _ 叶菊艳

封面 >

- 016 魏勇的教书生活

名家 >

- 042 朱学东 培植抗衡人性之恶的力量 _ 林茶居

现场 >

- 069 **记事** 永师杂忆 _ 陈心想
- “用面粉洗碗，好！” _ 刘慧玲
- 075 **对话** 李奇勇 寻找“教育新常态” _ 林茶居 郭雪丽
- 085 **吴非说** 这恰恰是你需要了解的常态课
- 087 **朱永新答** 业余预言未来——答周辉老师问

话题 >

- 089 **难忘的师生缘：我的老师**
改变我命运的人 _ 张国东
那一碗酒 _ 吴金昌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_ 冯华荣
你带我看过的海 _ 刘剑华

阅读 >

- 099 叶开 语文是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 _ 陈俊一

人文 >

- 106 教育随想二题 _ 周春梅

视窗 >

- 049 **校园**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054 **答问** _ 徐华 _ 陈六一
058 **报道** 河南省濮阳县：过一个美好的“教育阅读节”
060 **大夏** 怎样教语文
062 **推荐** 教师给教师推荐的文学杂志
064 **广告** 欢迎订阅2015年《教师博览》

库切的现代主义“教育小说”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学了，得跟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讲一门与文化研究有关的课程。我一直强调，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妨多接触现代主义文学、文艺电影或先锋音乐作品，不要以为学教育，只需要读本专业的专著或论文。然而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在一线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真的有必要去作文化研究，或者读现代主义文学、看文艺电影吗？

由此想起，单位同事中，与一线教师接触最深的当属胡教授。有一次，在机场听胡教授说，教师一般都十分关心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学习成绩，也很在意学生的健康安全；至于学生内心怎么想的，遇到什么困境，则不大留意，所以很难给予帮助。

我听了后，回想自己中小学时的教师，情况也大致如胡教授所言。总之，顺着胡教授的言说，可以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教师都堪称关心学生，但往往聚焦于课堂表现、学习成绩、健康安全等外在情况，而很少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理解学生内心深处的成长体验与困扰。

很明显，我很希望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在掌握各种“教育专业知识”，获得“教师专业发展”之余，还能像杰出的作家、导演或音乐人那样，喜欢并善于理解、关注不同学生的成长经历与内心体验，这样或许有利于他们毕业从教后，能与学生形成“更深刻的教育关系”。

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们或许也注意到，近些年，诸多流行的教育学派均喜欢声称自己是“以学生为本”，强调自己很重视“倾听学生”。但翻阅

当前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与论文，却几乎看不到任何鲜活的学生经历与心声，仿佛教育学写作根本不需要去理解、刻画学生的成长经历与内心困境，只需喊一下“以学生为本”或“倾听学生”的口号便够了。

要想迅速改变教育学这种远离学生的专业视野与叙述方式，让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在本专业的著作体系里便能读到各类揭示学生成长经历与内心体验的作品，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此情况下，只能到专业的教育学体系之外寻找适宜作品了。刚才所说的现代主义文学、文艺电影等领域，便值得前往探寻。但这些领域中值得读的作品实在太多，本文暂时只能推荐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他写过一种十分典型的现代主义“教育小说”，可以帮助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乃至一线教师深入了解某类学生内心深处的成长体验与困境。

库切的教育小说包括《男孩》和《青春》。之所以将它们视为典型的现代主义“教育小说”，是因为它们既不同于18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教育小说”（如《爱弥儿》、《少年维特之烦恼》），也不同于浪漫主义之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虽然都写人物成长经历，但前者常常将现实人生引向“浪漫理想”（完美的“爱情”，远离工业文明的“大自然”、“乌托邦”等），后者则喜欢通过描绘人物经历，揭示“时代真理”，即那些“进步”的社会变革和历史潮流（如“民主”、“革命”等）。

也就是说，真正将叙事宗旨定位为揭示个体内在成长经历与体验的乃是现代主义文学。它兴起于20世纪初，先锋人物包括卡夫卡、乔伊斯等。库切则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当代杰出代表。和卡夫卡等先锋作家一样，库切也认为，包括浪漫理想、时代真理在内的一切现代文化教条均会异化为荒谬的历史力量，和西方现代文明其他一堆运行机制一起，牢牢控制每一个个体的现实命运，使个体生活在复杂冲突的关系格局中，饱受分裂、离乱、异化之苦；同时，个体常常无法把自己遭遇的关系处理好，其所做的一切往往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各方都不得安宁。

不过，与卡夫卡深陷绝望不同，库切相信，个体在承受一切异化遭遇的过程中也会变得日益坚强，甚至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找到抵抗现实之路。如诺奖委员会所言，虽然库切“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

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并“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但他仍“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就像其小说中的人物，“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了解了库切作品的现代主义风格，便可以探讨他的两部教育小说为我们理解学生内心深处的成长体验提供的范式。先看1997年发表的《男孩》，它所描绘的是作者本人8到13岁的成长经历。一开始，作者一家住在城外，周围“一棵树也没有”，风却“每时每刻都在刮”。后来，由于父亲变换工作，一家人搬到开普敦的偏僻之地。与地理上的居无定所相一致，少年库切的内心世界一直处于不安之中。他的学业非常优秀，但在这表象背后却是十分敏感的心灵：他为自己的“阿非利堪人”身份感到苦恼，以内心强烈的否定与反抗来对待父母、教师，还有开普敦的种族歧视、暴力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慌与仇恨。

无疑，少年库切只是看起来像是在学校、家庭、社区里正常成长着，实际上他是在自己的内心体验中成长着，对此，除死去的安妮阿姨有点了解外，没人知道。少年库切就像安妮阿姨死后留下的那堆书，“根本没人在意”。2002年发表的《青春》延续了这一成长状况。该书讲述库切19到24岁的成长经历。他先是在开普敦大学上学，然后去了伦敦，在计算机公司做程序员。为了确立自我认同，追寻生活意义，大学以来库切有过许多新经历，如课余打工、追女生、打入中产阶级、阅读欧洲文学名著等。然而这些经历均未给他带来明确的意义与归属感，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无力、孤寂与迷惘。

对库切来说，这些新的成长经历表面上看是他自己主动去尝试的，但更是他在外力作用下将自己抛了出去，而且抛行过程中不知道有何可以确信的结果。当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安顿自己，什么可以共欢共乐的人都找不到时，他想逃避，所以他想写艾略特式的现代诗，因为艾略特说，现代诗是“对情感的逃避”——而“不是对情感的释放”。可他没有现代诗天赋。就这样，库切的青春成长体验亦和童年时一样：无所适从，无人知晓。不过，他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寻找办法让现实中感到无所适从的自我归于平静。

后来，库切认为散文可以帮助自己安定备受折磨的内在自我，因为“散文并不要求情感”。于是他开始写一种“没有真正的情节”的散文。第一篇作品讲“一个太像他自己的青年，把一个无名的女孩带到一个渺无人迹的海滩看着她游泳。从她某个小小的动作，某个无意识的手势，他突然确信他曾对他不忠；而且他意识到她已经看出来他知道了，并且毫不在乎。就是这些。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散文写了，他却仍不得安宁，因为他还渴望有人看——尽管“并不迫切”，可他不知道能给谁看。

这样的成长体验真是太现代主义了！在学校、家庭、城市及各种关系格局中挣扎成长的现代个体怎会有如此孤独的内在自我？我想起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库切所体会到的内在自我甚至不如金城武扮演的那个无名警察，后者虽然也是终日处于孤独之中，但他至少曾把女友吃过的空空的凤梨罐头保留了下来，并因此从中体验到一种美好的感觉。

当然，这是王家卫的风格，另一种现代主义，即大都市无名者十分简单的物质美学。库切没有这样的美学，不过其魅力并不比王家卫小，否则国内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认真读他的小说。那么，他的教育小说究竟能给教育专业研究生或一线教师带来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我想分享两点。

首先，库切的教育小说有许多描写学校生活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教师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哪些习惯性的言行举止在学生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类学生（成绩不好的、库切这样成绩好且十分敏感的）会如何看待教师的言行举止。而学生对于学校、对于教师的内在抵触与冷淡往往就是由于教师的“自我无意识”造成。其次，库切的教育小说会让人明白，对学生而言，学校教育与师生关系只是成长经历的一部分；要想更全面地关心学生，得像库切那样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深入理解在学校、家庭、乡村、城市及各种重要关系中漂泊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内在自我。

教育专业研究生及一线教师或许没有时间像库切那样研究学生的成长经历与内在体验，教育学专家们也没时间。那怎么办？也许就像本文此前所说的那样，办法只有作文化研究，即阅读优秀的现代主义文学、文艺电影等文化作品，而且得多读不同作品，因为库切的作品只是描绘了那些成绩优秀并且十分敏感的学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与内在体验。

柔美的教育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外出讲学，常被问到：“朱老师，你对×××教育怎么看？你本人更倾向于×××教育，为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我要么避而不答，要么答道：不管怎么说，如果它能抓住大象的鼻子，或其他部位，即所谈都在教育范畴内，只要他们的探索以人道为底线，我都给予诚挚的敬意。当然，在这个积极的回答背后，我隐去了较为消极的忧虑：眼下打着各种旗号的×××教育，罕见能自成流派，倒纷纷成了利益江湖的盟主，比的是吆喝声，而非面对真问题的勇气和智慧。我常常选择避而不答，原因在此。

对第二个问题，我往往如是答之：我不倾向于在教育前面再妄加什么修饰语，非得加一个的话，我选择“柔美”一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圣经》中马太福音第六章里的一段话的启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耶稣的教导里，蕴含了“柔美的教育”之真谛：美好人性顺其自然地成长，胜过世间任何外在于生命的权力和财富，教育本质上是柔美的，每一个像花一样自然成长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敬和祝福。

回到现实，所谓柔美的教育，有两个简单而又基本的标准。

一曰，教育的钝感，即自觉独立于时代潮流之外，对外在于生命的权力和金钱有一定的钝感力，这是教育健康生长所必需的免疫系统。

我们正处在一个耻谈理想和精神的时代，权力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就是宗教，就是信仰。遗憾的是，这种时代烙印在许多教育行为中若隐若现，我们却浑然不觉。前不久，一位教师朋友无比烦恼，向我大吐“苦水”：班上一个帅气阳光的男同学，擅长演讲，很有表现力。有一次，德

育主任安排他在某次“国旗下讲话”中脱稿演讲。可能讲稿太长，他反复背了好几天，还是不能脱稿。德育主任很着急，要求他每天下午第三节课到学校排练室背稿，该同学很不情愿，找理由推脱，实在推不掉，干脆搬出班主任来，说：“快期末考试了，我们班主任不让天天去背稿，他说，学习要紧！”见德育主任脸一黑，转身离去，男同学得意地回到了座位上。不一会儿，校长到了教室门口，叫男同学出来，要求他即刻去排练室，男同学故伎重演，搬出了班主任。校长勃然大怒，吼道：“你说，是校长大，还是班主任大？你赶快去排练室，校长给你担保！”整个教室的同学纷纷抬头，望向门口，目送这位男同学灰溜溜地走向排练室。朋友说，他是冤枉的，是那位男同学“栽赃”他的。对男同学的“信口雌黄”，我相信德育主任和校长是判断得出来的，倒是那句“你说，是校长大，还是班主任大”，让我的胸口隐隐作痛，一下子想起许多类似的日常教育行为。比如，老师经常这么告诉学生：上级领导要来检查，我们要做好卫生大扫除！因为班级一些孩子的不良行为被校长发现了，班主任面对全体同学大发雷霆：“这种事情连校长都知道了，你们丢不丢脸！”还有校庆等各类活动，这样的情形随处可见：炎炎烈日下，上千师生站在操场上，汗流浹背，各级领导们乌压压一排，坐在阴凉的主席台上，一个接一个拿稿宣读……

学校绝非奴化的场所，应该把所有的精气神用到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生活的工作中，这才是柔美的教育应有之义。

要“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生活”，需对所有反教育的行为有钝感力——自觉的防火墙意识。这不由让我想起钝感力极强的杨勇校长。

杨勇当了十几年的校长，在学校自己举办的各种活动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任何领导来剪彩或念稿。学校的各种文化布置中，也不见任何“领导关怀”的照片或题词。他不仅一直这么做，而且还告诉家长们为什么这么做。学校本来就应该让文明的薪火照亮更多的人，杨勇校长这么做，摇曳着教育柔美的身姿，无比生动迷人！

二曰，教育的敏感，即教育者的目光是对人性的深情注视，能敏锐地捕捉到人性深处的需求和疼痛，并给予无限的呵护和体贴，它直接关乎教育的本质，让教育像教育一样柔美地发生。

也许是因为日复一日琐碎工作的磨损，许多教师本应敏感、体贴的心

灵变得越来越麻木、坚硬。当一个教师的心灵开始粗鄙化，其教育行为也就随之开始粗鄙化：目中无人，随心所欲，丧失了教育的敏感。曾有一个学生花了两三个晚上的时间，亲手制作了一份贺卡，在教师节当天送给某老师。某老师在办公室泡茶时，随手拿这张贺卡做了杯垫。巧的是，送卡的学生到办公室交作业，发现了他的心血“泡汤”了。更绝的是，当天轮到该学生到办公室值日，他又发现，他的心血成了垃圾桶里的垃圾！

教育者看似习以为常的各种行为，无不具有教育性，因为它将构成学生的内心生活——他们的精神面相，丝丝缕缕皆来自他们所受过的教育！

所以，那些对学生成长体贴入微的教育者，对各种习以为常的非教育性行为，反应异常灵敏，比如泉州第二实小的原校长林心明。有一年，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办公室都装上了空调，结果，有些教师等到上课铃响才到班级，一下课就跑回空调房，而且每间教师办公室都紧闭着门，学生要找老师很不方便。林心明校长发现后，心痛不已，经研究后，定出规矩：所有办公室必须敞开大门，空调一律开到28℃。林心明说，宁可打开门，浪费一点电，也不可紧闭门，把教师和学生隔开，一旦形成习惯，另一道无形的门从此就横亘在师生之间了。

林校长深谙教育之道：教育就是一种“打开”，让每个学生的心灵在阳光下吮吸，按自己的方式自在地成长。教育要让心灵敞亮，关键在于“打开”的方式，它不仅考验着教育者体察人性的敏感，还需要教育者有“具体化改造”的实践智慧和能力。行文至此，我有点迫不及待地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打开”的小故事：北师大厦门海沧附校的蔡稳良校长在巡校时，发现几个男生围着操场附近一棵几乎光秃秃的桑树，正上蹿下跳采摘零星留存的桑叶。蔡校长上前交流后得知，养蚕的学生太多，学校只有这一棵桑树，大家只好每天来这儿碰运气。蔡校长吩咐学生，采摘时要小心，并保证：学校会重新种植桑树。学生齐欢呼。蔡校长说到做到，很快在学校的一些角落种上了桑树。不用我多费口舌，大家都清楚，若非遇上对教育敏感的蔡校长，那几个男生估计至少要写检讨吧。

谈完柔美教育的两个标准，你会发现，我之所以说它们“简单而又基本”，是因为人人皆知，而问题又恰恰在此：人人皆知，并非人人皆能做到，要不然，教育早就像教育一样柔美了！

44